

510229

寻找的悲歌

刘再复 著



寻找的悲歌

刘再复 著

84.11.10.14

寻找的悲歌

刘再复著

责任编辑：颜家文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*

1988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960 1/32 印张：3.75 插页：3

字数：55,000 印数：1—3,050

ISBN 7—5404—0367—5

I·295 定价：1.45元

序

一九八七年春天，我的身体和心境都极坏。我的弟弟和几位朋友很为我担心，便邀请我到广州休养。南去后，心境仍然很不好，总是感到有一种东西在煎熬着自己，这种煎熬破坏了我正常的生活秩序，以至读起书来总是进入不了书中的境界。在这种煎熬的逼迫下，我终于想起我的散文诗：为什么忘记她，只有她，能发散你心中的郁

闷；只有她，能救治你的陷入困境的心灵。

这一感悟使我自己也感到惊喜，于是，我拿起笔，开始抒写我的“心史”，我的“离骚”。而且一发便是不可收，我一连写了几个白天与黑夜。我依床疾书，妻子在桌边抄写。我沉浸在感性的大波动中，理性的浪滔汹涌着，拍打着痛苦的灵魂，写到最后，我感到自己走过一段漫长的心灵之旅与人生之旅，我的躯壳充满倦意，但灵魂却轻松多了。我写的时候只想宣泄一下胸中的郁闷，然而，写完之后，则感到它展示了我一段痛苦的心路历程。这种心路历程，大约不只是属于我个人。我相信，我的同一代人，同一代知识分子，一定也会有这种情感的体验。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自我肯定过程，几乎也是一个自我折磨、自我否定、自我超越的过程。这个过程是很不轻松的，它渗和着多少苦汁，彼此都是很了解的。

我喜爱散文诗，但散文诗也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，我不愿意让它反过来束缚我自己。同时，在承认它的基本艺术规范之后，我总是不自觉地超越它的非理性模式，尽可能地扩大思想容量与审美容量。我不甘心散文诗只配做“小摆设”的地位，我相信它也可以成为风沙中的大建筑，也可以成为心灵化的社会史和诗化的情感史。“文章由人不由天”，这是真理。我通过这

首诗所作的艺术尝试，仅是个开头，但愿热爱散文诗的朋友们，也不拘一格地展示自己独特的智慧。

弘征同志到北京来时，希望我这首诗能以单行本的形式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我欣然答应了，并遵命写了这则短序，以报友人的知音之意。

刘再复

一九八八年五月七日

北京劲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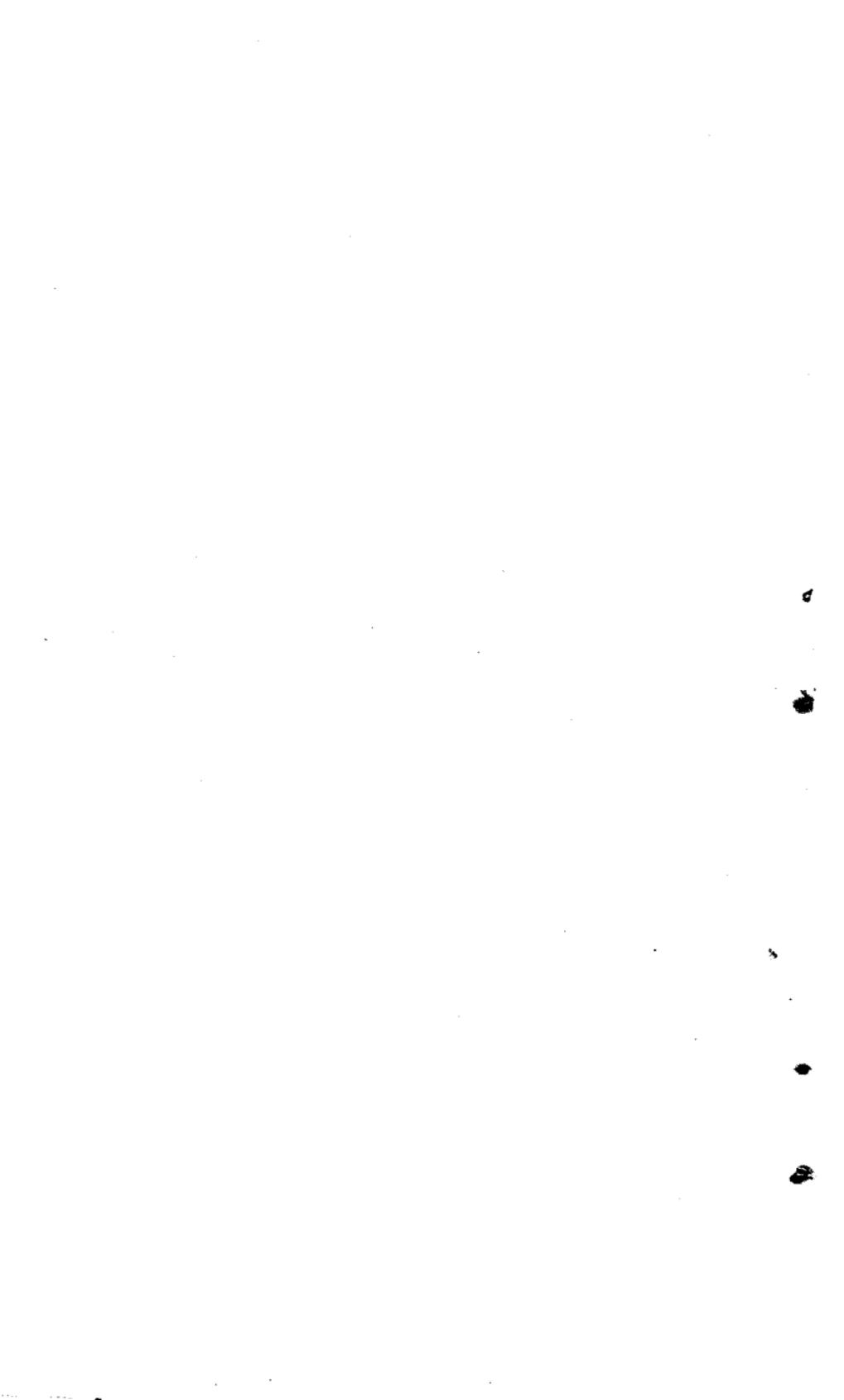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序	1
序曲	3
第一章 顽皮的精灵.....	6
第二章 初寻与忏悔.....	12
第三章 爱恋于冥冥中.....	23
第四章 精神之渴.....	33

第五章	生命之灯	46
第六章	痴情与无情的跋涉	56
第七章	失 落	68
第八章	寂寞时刻	77
第九章	超 越	87
第十章	过程是美丽的	99
第十一章	没有归宿的船帆	106

如果上帝在他的右手握有一切真理，在左手握着那简单的寻找真理的冲动，然后对我说：“选择吧！”那么我即使必须永远留在错误中，我也将谦卑地跪在他左手之前说：“父亲，给这一手，因为纯粹的思想只属于你一个人。”

莱 辛



序　　曲

1

记忆中的那棵相思树已经朦胧，彩云已经褪色。走过漫长的路，才走了开头。

怀想中的那棵秋橡树又在微笑，霓霞在前方招手。明天的路还很遥远，沼泽、草原、山谷，

何处是我爱的热土、灵魂的归宿？

往昔的日子依依稀稀，明明灭灭，记不清几分昌荣，几分萧索。

逝者悠悠，人生如梦。不知道从哪一瞬间开始，我像沉醉于美酒，竟痴情地迷恋上思索。

不可救药的迷恋，把一个幽灵般的渴念，推入我汹涌的血液，嵌入我热爱的生活：

只要生存着，我就要寻找；

只要死神尚未来临，我就要追求。

2

生命被寻找的渴念烧焦了。

生命被岁月的烽烟烧焦了。

但生命的轮子还在不屈地追求。

被烧焦的是幼嫩的骨，年轻的肉。肝胆还没有烧尽，热肠还没有焦透。

生命的一半已经烧焦，我还要用另一半——未烧焦的一半继续寻求。只要血脉里那动荡的江河还没有断流。

3

在那些艰难的日子，为了保卫自己的灵魂，

躯壳挣扎得疲惫不堪，支离破碎。

然而，我不能抛弃疲惫与破碎的躯壳。我不能抛弃还带着温热的生命的断片。我的灵魂还要承受着沉重的负载前行，还要承受着疲惫与破碎前行。

4

人生之歌，唱作峥嵘确萃的寻找之歌，歌声里便缺少温柔。

含泪叮咛的慈母，依依惜别的友人，怀我爱我的弟兄，不要祝我一路平安，不要祝我春风满帆。追求的脚底，注定是尘土飞扬，黄埃扑面；寻找的船下，注定是惊涛滚滚，风起浪作。

放心吧，沾着泪水的手绢；放心吧，柚子飘香的故土。天涯游子不会沉沦，尽管道路那么坎坷；恋母的旅人不会忘本，他会怀着天长地久的缅怀与牵挂的，尽管此去五湖四海，常有险峻的风波。

第一章 顽皮的精灵

5

已经一百年了，不是传说。倾倒于酒神的西方哲人还没有疯癫。他恳请人们和他在大地上一起冒险和寻求：

“朋友们，来冒险吧，我如是诚恳地邀请。若

是你一直努力追寻，积累的成就将令人兴奋。”

他相信，惟有寻找，才是超越人生苦海的出路。

我的寻找，不是因为他的邀请。

我不需要先哲的启蒙，先哲已经死过许多回了；

我不需要圣贤的拯救，圣贤已经死过许多回了。

他们走过的路上，早已群莺乱飞，布满了杂芜的青草和寂寥的荒丘。

我的寻找，是我高傲的天性。寻找之门，是我自己打开的。不信，请问我仁慈而诚实的母亲，她可以作证，在混沌未凿的世界里，我就开始追求。

6

那不是传说。

在一个月明星稀的静夜，万有依旧在冥冥之中悲欢离合，而我的父亲与我的母亲在一次爱的狂潮中，把我抛进了大海，乳白色的大海。

在扑朔迷离的烟海中，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一涌而出，在生死之间搏斗。我是父亲撒出的几百万个精灵中的一个，最顽皮又最活泼的一个。

我的第一群兄弟姐妹全部被海埋葬了。他们还没有到达生命的彼岸，就完成了乳白色的灭亡。惟有我，顽皮的幸存者，越过了天灰云暗的海峡，征服了淘汰，征服了死神的搜捕，继续支撑着生命的帆篷前行，终于找到自己的母亲，找到那个翻卷着生命热流的伟大的母性的海洋。

7

就在这个海洋里，就在这个属于我的海洋里，我驾驭着神秘之舟，寻找着生命母树中最初的果汁。

我不会畅饮，但会贪婪地吞咽。野性的贪婪，大自然带给我的贪婪。

在贪婪的吞咽中，我盲目地生长、发展、冲撞、寻求。最后和母亲一起，冲开一扇大门，找到另一个陌生的世界，一个令人眼花缭乱、但可以自由地伸开四肢的世界。于是，我赢得了诞生，赢得了与混沌的告别，赢得了从一个世界向另一个世界的过渡。

为了让我能在新的世界上自由地追求，母亲为我剪去和她系在一起的纽带。于是，我拽掉人生的第一条锁链，带着温热的、肉的锁链。

可是，神奇的第一感觉告诉我，让我降生的地方并不是伊甸似的乐园。接受我的世界是寒冷的。

于是，我哭泣，对着故乡的寒风哭泣。我的哭泣是我的宣言，原始的、并非文明也并非野蛮的宣言。我宣告我的厌恶。我宣告我的摆脱寒冷的渴望。我要回去，回到那个洋溢着热流的故乡。

于是，我又重新寻找，在摇篮里寻找着阳光的温馨，在母亲的怀里寻找着洁白的乳汁，在睡梦中寻找着黎明与黄昏的天空，迷蒙的、散发着暖意的天空。

从母亲弹性的峡谷出发，我攀越她的生命的原野和山峰，并很快地找到了山顶。山顶上是浑圆的，而且喷射着赤热的温泉。我吞食着浑圆与赤热。我微笑了，因为我完成了诞生后的第一次占领。

但是，年青的母亲在愁苦的围困中消瘦了，柔情的山峰在贫穷的袭击中和在我的掠夺中崩塌了。母性的雨水。不再为我飘落；圣洁的甘霖，不再为我流淌。我经历了第一次身心的大干旱。